

爱情,正在诞生

● 李德复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李 德 复

爱情，正在诞生

爱情，正在诞生

李 德 复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 毫米 32 开本 7.625 印张 2 插页 127,000 字

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7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427 定价：1.30 元

目 录

感情.....	1
小调皮三捅马蜂窝.....	15
立春.....	25
领头马.....	40
火光.....	56
俞老师和三军司令.....	66
爱情，正在诞生.....	76
内奸.....	117
洪峰.....	131
她从香港来.....	142
会看手相的姑娘.....	163
染发.....	183
爱情树下的故事.....	188
到生活中寻找“美”	230

感 情

夏夜，市委办公室的几个年轻的“笔杆子”，在完成上级交给的一个起草任务后，就如往常一样，一面等领导的电话——看写的东西是否过关，还要不要熬夜；一面抓住工作中的一点空隙，东南西北、海阔天空地闲扯起来。

开始，他们对市里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，毫不客气地评头论足一番，说它还没跳出“四人帮”的框框，没么子看头；接着又互相交换最近下乡、下厂遇到的趣闻，嘻嘻哈哈地笑得不可开交。最后，不知是谁起的头，一下谈起抽象的“感情”问题来……正说着，市委任书记拿着他们起草的文件匆匆进来了。这些“秀才”们一下子停止了自由讨论，围上去看书记在稿上修改的地方。

书记表扬了他们，说起草的材料合乎实际，他只改动了一小段，叫他们把每个标点符号复查一下，然后送打字室打印出来。

一听任务完成，“秀才”们脸上显出了轻松的神

情，也揭露了好些人虚伪的嘴脸。以往看不清楚的就清楚了，过去黑白不明的明白了。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，革命之情不仅没有淡薄，还越来越浓厚了。至于对个别人，过去只了解他的正面，不了解他的反面，这次使我们瞄到了他的原形，对他的情感一时转不过弯，热和不起来，这也是挺自然的嘛，对不对？”

“秀才”们互相望望，感到书记话中有话，一致要求他具体地讲一讲。

“你们认得小竹和大老黄吧？”书记问。

小竹叫竹俊，是任书记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秘书，大老黄是任书记的司机，“秀才”们当然认得。

“他们的情况你们都了解吧？”

“秀才”们说：“了解一点，就是不深。”

“任何事情就怕不深。”任书记深有所感，“一深，便透底了。比方竹俊，‘文革’前各方面不是都不错吗？！”

可不，过去竹俊是市委这批“秀才”中的佼佼者。任书记对他很赏识，同志们也认为他工作出色。当时，他有一个绰号叫“竹三快”：领会上面意图快，了解下面情况快，起草文件、报告快。有时领导说一句话，别人脑子还没转过圈，他却一点就明，对答如流……他不仅是书记工作上的好助手，还是书记日常生活难得的管理员。每次到下面蹲点，书

记早上一起床，就发现洗脸水打好了，牙膏挤在牙刷上，需要审批的公文和研究的材料都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上；晚上睡觉前，一转眼，洗脚水是现成的，被褥铺得好好的，连书记睡觉前喜欢翻一翻的《参考消息》和《三国志》之类也都靠在枕头边适当的地方。书记患肺气肿，医生不许抽烟。小竹就亲自煮五香豆，用个小布袋装着。每当书记写东西发烟瘾，他就把小布袋轻轻递过去……书记会意，吃两颗豆，就坚持不抽烟了，最后还真把这几十年的习惯戒掉。为此，书记爱人高兴得不得了，对旁人说：“我帮老任戒了二十几年烟，没戒成一次。小竹真有办法，说戒就帮他戒了。”当时，竹俊与书记的关系，单用“亲如一家”一词已不能概括。他已是书记本身的一部分，一个不可缺少的和非常重要的部分。

而一直跟书记开车的大老黄呢？他与小竹的性格恰恰相反，连任书记都称他是“犟筋头”。“文革”前，一次，书记爱人要带孩子到离机关较远的百货商场买东西，小竹叫老黄开车送一送，这本是很平常的事，可“犟筋头”却硬是不答应，搞得小竹下不了台，书记爱人只好坐公共汽车走了。又一次，任书记七十岁的老父亲，从千里之外来看儿子。小竹叫老黄开车上火车站接一接，这回，老黄去了。但事后，他开个条子，正儿八经地叫任书记付老父

亲坐车的汽油费。特别是，有时任书记在车上和别的领导商量工作，他在旁边常不知轻重地插话，好象他也有资格参加意见似的。为这些事，小竹恼火极了，曾向行政管理局提意见：是不是给任书记换个“听话”司机。行管局也觉得“犟筋头”有些事情做得过分，准备把他换去开大车。后来，任书记晓得了，对小竹说：“大老黄犟是犟一点，有时还使人伤脑筋，但也有他的优点，我看，先留下吧，待实在不行再说。”

谁知，“文革”后，为任书记所赏识的竹俊却没有再回到任书记身边；而事事与领导抬杠子的大老黄倒仍然是任书记的司机。这里面除工作需要和正常的人事调动外，是不是也有个“感情”问题呢？

只见任书记一面思索，一面慢慢地往下讲：“我们都是‘文革’过来的人了。若干年后，我们的子孙再来谈这段历史，会既震惊又感慨呀！在这次浩劫中，人与人的关系，同志间的感情，确实有很大的变化。老市委的人都知道，运动初期，小竹对我是一句不批，一张大字报也不写；而大老黄，不光在大会上斗我的官气，还写大字报批我的骄气。可后来，谁能想到，他们又会那么不同呢。

“那是到了林彪‘四打’、江青‘文攻武卫’最猖狂的时候吧？一天早上，咱家正吃饭，窗口忽地飘进个纸条，拾起一看，上写着：‘任斌同志，他

们计划今上午把你绑到市委大楼地下室毒打。你莫固执，还是避一下。为了革命，别做无辜牺牲。’当时，我来不及想：这是谁报的讯？在老伴和几个孩子的规劝下，我跑到市委后面的风景区——草木茂盛的凌子湖去了。到了中午，我想回去看看。一个扛着钓鱼杆的小男孩却跑了来，见了我，神秘地说：‘你是任伯伯吧？’

“我眯着眼瞅他：‘你咋认识我？’

“男孩说：‘我到你家里去过。’又悄悄地说，‘爸爸叫我告诉你，你莫回去。你屋里住满了造反派的敢死队。’说完，两边望望，一溜烟跑了。这男孩我有点面熟，就是想不起他是谁家的。一直捱到天黑，我才慢慢地往回走。可到哪去呢？回家是不可能了，想来想去，只有到市委机关干部宿舍去，在那里找个休息的地方。

“当我来到市委机关干部宿舍大楼，一看，阴沉沉，冷冰冰，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紧闭着，门是黑的，窗是黑的，周围也是黑的。为什么谁也不开灯呢？是不是害怕别人敲他们的门呵！这阴冷、恐怖的气氛，猛地使我想起一九四一年日寇进犯根据地的情景。不过，那当儿，我们搞地下交通的，有热炕等着我们去住，有热馍等着我们去吃。现在，谁等我呢？我能敲谁的门、谁的窗户呢？就在这时，我想起了小竹。尽管我已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了。但我

决定敲他的门。别的门不一定敲得开，他的门是一定敲得开的！他住在八楼，上去，不容易呀。为了找一个真了解自己的人，一个在此时能容纳我的人，再高，也要上。那时，过道的电灯全被打砸抢兵团打破，一楼到八楼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就这么一层层地摸着，上着，身子紧靠扶梯左边的栏杆，瞳孔尽量适应前面的黑暗，上一层，心里报个数：这是二楼、三楼、四楼，……到五楼，我不小心，一脚碰到楼梯门口不知谁家的痰盂，只听‘哐’地一声，痰盂顺着楼梯，‘咣咣咣’地滚了下去。夜深人静，声音异常刺耳，我的心怦怦地跳着，但却没一人出来看一看，问一问。那时候，白色恐怖已逼得人人自危，谁会出来干涉这些事呢？终于，我登上八楼，又慢慢摸到竹俊住的八一四号房间。我从胸口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心想，不管怎样，我总算到了目的地，可以倒碗开水喝了，可以找张床睡了，特别是有个了解自己的人可以谈一谈了。别人不了解我，这个随我工作十几年的年轻人总了解吧？‘造反’英雄们把我定成‘死不悔改的走资派’，他总会实事求是地对我有个基本看法吧？当我第一次被人强迫戴高帽，架到台上残酷斗争时，他不是流着泪为我辩护么？当我第一次被抓去挨打，他不是夜里悄悄地给我送来一瓶专治跌打损伤的药酒么？当我老伴思想不通，感到心焦气闷时，他不

是常常在旁劝解么？也许，这个时候，他正为我的事着急哩！想着，我毫不犹豫地朝房门敲了一下，里面没有声音；又敲了一下，里面还是没声音。未必他不在家？是不是他挂牵我，又到我家去了？跟着，我重重地连敲了三下，好，里面有声音了，走得好轻呵，象踮着脚。不一会，门缝里传出那熟悉的喉音：‘谁？’‘我！’我轻轻地应了一声。‘呵！’他已听出是我了。我心想：这下，门定会开了。但他却问道：‘你来干啥？’我回答道：‘进来再说吧！’当时，我是那么有信心，总认为这门一定会开的，他一定会热情接待我的。然而，他却 没有作声。好一阵沉默！可怕的沉默！我正感到迷惑，突然，他在门里面大声喊：‘任斌！’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这么直呼我，接着又听他喊了一声：‘你走！’我不由得心中一震：‘什么？’‘你走！’他简直是咬着牙齿喊，‘你把我牵累得还不够么？’他似乎很激动，‘跟你十几年，没想落到如此下场，你已毁了我的青春，毁了我的前途，你还想把我下半辈子也毁了么？我这辈子再也不给你们这些大官当秘书了。告诉你，我要与你划清界限，彻底地一刀两断！’

“哎，他在说些什么呀！当时，我气得浑身直抖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已不能冷静思考他那些话的全部含义了。真难叫人相信呵，这就是竹俊？就是那个与我在一起工作了十多年的竹俊？就是那

个任劳任怨、干事异常麻利的竹俊？就是那个与我的家人那么亲密友好的竹俊？你们有这种体会没有？一个非常亲近你的人，一下子变得那么疏远，那么不信任你，叛离了你，这可比用刀子割你的肉还要痛苦，比蛇用毒牙咬你还要钻心呵！此地，我还能停留一分一秒？此时，我还能讲一字一句？一切都是多余的了！我不知自己是怎样一层层地从八楼又摸到一楼，我在楼梯上一连摔了几跤，但一点也不感觉痛。全身似乎麻木了，僵硬了。愤怒到极点，就是无声的沉默！此刻，我再看那一个个紧关的门，那一扇扇紧闭的窗，心情倒反而平静了下来。我不再抱什么幻想了，那么跟我亲近的竹俊尚且拒我于门外，还有什么人在这个时候能为我打开门来呢？然而，当乌云压顶时，不是常常可以看到光辉耀眼的闪电么？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律，人们往往是在山穷水尽之时忽地又见到柳暗花明。就在我刚下到一楼时，在我左侧的一间房子里，电灯忽地亮了，门‘哗’地打开，一束乳黄色的柔和的灯光照到我身上，我还来不及思索，一只大手伸过来，一把把我拉进了房间。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，我在红军一个团里当通讯员，也是象这么墨黑的夜晚，团长要我把一封信送到师部去，途中遭白匪袭击，受了伤。当时，我虽然突围脱险，但跑到一个荒芜的村落前，已血流满襟，失去知觉，幸亏

一个老大娘救了我，还帮我完成了任务，唤来了同志。现在，新中国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了，已经掌握政权了，我没想到，在这‘文化革命’的舞台上，又会遇到类似的情况！”

讲到这儿，任书记一下打住。他似乎被自己的回忆和叙述激动了，解开胸前的扣子，站起身来，在办公室里大步地踱来踱去。一个“秀才”给书记倒了杯水，另一个“秀才”动情地问：“任书记，到底是谁给您开了门？”

“司机大老黄！”任斌端起那杯水一饮而尽，“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天到我家送条子的是他上中学的大儿子，到凌子湖边叫我暂时莫回家的，是他上小学的小儿子。那天晚上，我一走进干部宿舍大楼，大老黄那双开车的机警的眼睛就瞄到了，等他打开门，我已上了楼；在我敲不开小竹的门往回走时，他就在楼下专门等我。你们知道，象我这样的老家伙，在战场上与敌人拼过刺刀，在监狱里与国民党的老虎凳打过交道，即使是刀光剑影、鲜血淋漓，泪水也不会轻易掉下来。可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普通的司机家里，泪水哟，就象打开闸门的激浪，‘哗哗’直涌，落在老黄的手上、衣襟上。就如当年，落在那搭救我的老大娘的手上、衣襟上、心上。什么叫感情？什么叫同志情？平常人们体会不深，只有在这艰难的时候，才能深刻地体验到这种感情！”

一万个零不等于一，一次行动胜于一万句甜言蜜语！同志，感情不是抽象的，概念的东西，在残酷的斗争中，它是那么具体，那么鲜明！

“你们知道，在任何激动的场合下，大老黄是一个言词短少的人。当时，他什么安慰的话都没有，只是说：‘你坐下，坐下。’接着，叫他爱人端出一大碗热乎乎的荷包蛋，说：‘快趁热喝！喝！’刚吃完，他又把我领进卧室，指着铺好的床，‘先睡睡，天塌不下来！’把门一带，出去了。夜三点，他忽然又把我喊起，一看，哟，他那不大的三间房子，挤满了人，有市委司机班的司机，炊事班的大师傅，招待所的服务员，以及工办的、农办的、组织部的、宣传部的干部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任斌指着一个正专心听他叙述的“秀才”：“你不也去了！我当时以为又发生了啥事，大老黄却扶着我说：‘任书记，同志们都担心你啦，一听说你在这，楼上楼下，有好些人都想看看你哟！’世界上有千千万万语言，此时此地，任何语言都形容不出我内心的感情。我和大老黄彼此凝望着，久久地凝望着。这无言的言谈，这互相感情默默的交流，这寂静的场面，胜过了千言万语，万语千言！顷刻之间，我瞥得这层门窗紧闭的八层高楼，除了小竹那间房宇，所有的门窗都敞开了。当晚，大伙决定送我去军区，并以市委机关群众的名义，给军区党委

挂了个电话，军区党委立即同意了。不用说，这次还是大老黄开车送我。车上，我忍不住地向大老黄提了下小竹。他象不屑说似地把鼻子一哼：‘这年轻人东一榔头西一耙，过去把你当个神，谁要提你一点缺点，摸你一根毫毛，他都要瞪眼，可到关键时刻，他又马上转向。而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一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主动投靠那边。听说，他正在写你的专栏大字报，扬言不贴则已，一贴要糊满市委所有的墙壁。’”

讲到此，任书记踱到靠椅边，拍拍身上的灰尘，坐下来了：“以后的事，你们知道了。一切诬陷不实之词，在‘四人帮’打倒后，组织已派人给我全部澄清；我也回到市委，与你们一起工作了。”他习惯地抹了抹灰白的头发，畅快地吐了一口气，大约想结束这场谈话了。

一个“秀才”问：“听说小竹最近找了您？”

“这呀，”任书记说，“是我找他。上个星期吧，他从基层来看大老黄，对自己在‘文革’中的‘七十二变’表示忏悔。他知道我已回市委，身边还没有秘书，就托老黄向我吹风，是不是让他回来？你们知道，这个人能力是有的，秘书工作也胜任得了。可我想来想去，要他再当我的秘书，感情上总象有点疙瘩。我决不是对他抱有成见，也不是不相信他能改正错误，但总还有个实践过程吧？感情，应该

经得起严峻的考验，而经受过严峻考验的阶级情谊，是值得珍贵的。我为什么总记得几十年前那位救我的老大娘呢？为什么老黄开车到五·七干校接我回市委，我们就在车门边拥抱起来了呢？同志之情，既给人们带来温暖和欢乐，可有时也蘸着阶级的血和泪啊！就在老黄告诉我小竹去找他的第二天，我特地把小竹请到家里，与他一起回忆‘文革’的全过程，回忆在这场浩劫中，我们是怎样用历史的笔来描绘自己和别人的。我对他说：‘一切罪恶根子当然是“四人帮”，可错误的内因总在各自的世界观上呀！今后他是不是再给领导当秘书事小，而能不能接受“文革”中的教训事大。’我还希望他在下半辈子里，不断扫除私心杂念，做一个高尚的人，在同志感情中不掺假，在真理面前不动摇。那天，小竹哭了，表示今后一定在基层好好干，在实际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。正如前面讲的，在感情上，我和小竹之间是有伤疤的，而且是个不小的伤疤，但经过这一次敞开胸怀谈，我觉得已弥合一些了。只要今后我们在一条革命路上走，这个伤疤终究会痊愈的。你们说对不对呢？”

“秀才”们完全被任书记一番关于感情的议论吸引住了，当他们正在回味其中的哲理时，窗外响起一阵柔和的轿车喇叭声。任书记一听，看看表，笑着说：“大老黄在催我了，今晚，还有个汇报会